

大红柿子高高挂

■孙晓龙

我的家乡在渭北高原腹地的山野深处。每当初冬到来,繁华褪去时,山坡上枯黄的灌木丛间,那一棵棵高大的柿子树一改往日的低调,展现出自己美丽的身影。落叶归根后,柿子树便把红似灯笼的果实,高高地挂在光秃秃的树丫上。满满的一树,好似繁星点点,点缀着已经归于沉寂的大山。

记得小时候,我家里有好几棵柿子树。初冬来临,农忙暂告一段落时,家里的柿子便可以采摘了。

每年到了摘柿子的前几天,父亲就开始准备竹竿。竹竿有长有短,它的长短要根据柿子树的大小高低决定。我家的柿子树有大有小,所以竹竿也要准备好几根。父亲用镰刀把竹竿的细头从中间劈开一个约10厘米长的口子,再拿旧的布条把缺口后边缠紧。竹竿头微微张开嘴巴,就变成了专门摘柿子用的夹杆。

父亲用镰刀把通往柿子树下的荆棘

杂草砍掉,踩出一条路。我跟着父亲,小心翼翼地避开那些树杈,来到柿子树下。父亲爬到树上,把竹竿伸到柿子跟前,用竹竿前边那个张开的岔口夹住柿子后边的细枝,把竹竿左右旋转几下,柿子连带着树枝就脱离了柿子树。

父亲缓缓地把竹竿伸到我面前,我取下柿子放到竹笼里。一棵大的柿子树,有的时候要多半天才能摘完。然后,我们再把柿子一竹笼一竹笼地背回家。

柿子摘回家后,就可以制作各种美食了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,农村很少有人从商店买零食,都是自己用土特产加工,用作家人吃喝,还可以招待客人。做柿饼是家家户户必做的美食。

制作柿饼,首先要挑选完好无损的柿子。那些被鸟啄过的、生虫子的不能要,但也不能扔,留着还有其他用。选好柿子后,接下来就是削皮,这是制作工艺里最复杂的工序。这个时候,农村的“发明家”就上

烟火人间

场了。不知道是谁发明了手摇削皮机,用木头、铁钉、镰刀片等农家常用物品组合而成,非常实用。皮削完后,父亲便把柿子均匀地放在竹笆上晾晒。

晾晒的过程需要好多天。最为奇妙的是这个过程不仅需要阳光的照射,也需要有晚霜的光临。不管柿饼晒了多少天,最终都要等某一个晚上下一场薄薄的秋霜。吸收了霜的营养,柿饼的制作才算圆满完成。

又是一年初冬到来,不由得回想起童年的那些乐趣。时光如梭,已经很多年过去了,家乡的那些柿子树年年依旧,红彤彤的柿子挂满枝头,只是很少有人去摘了。父母年迈,已经无力为我们在荆棘里蹚出一条前进的小路。年轻的我们在外漂泊,也无暇顾及故乡那漫山遍野高高挂在枝头的柿子。

故乡的柿子树,已经深深地埋藏在我记忆的深处。

念念不忘

母亲的红棉鞋

■毕侠

母亲年轻的时候是村里数一数二的大美人。她虽然生活在乡下,却有着城里人的浪漫情怀。就连做鞋,她都要做得与众不同。别人家做鞋都选择黑色的鞋面,因为黑色耐脏,而且黑色的鞋面布大多数都可以从破旧的衣服上剪下来用。母亲却认为,鞋子是最不能凑合的。她说,一年四季,风里来雨里去全靠一双脚,可不能委屈了脚。

母亲到乡里的供销社买了一块红色的灯芯绒布,回到家,就迫不及待地取出刚纳好的鞋底比划。年幼的我好像从母亲欣喜的目光里读懂了她的快乐。我伸出小手,也去摸那红色的灯芯绒,果然很软乎,也很暖和。

母亲在煤油灯下一针一线地缝制着她的红棉鞋,嘴里还时不时地哼唱几句那时流行的信天游。父亲在边上笑着说:“一双棉鞋,看把你给美的。”

“这可是我的梦想。要不是当初家里穷,咱结婚的时候我就穿红棉鞋了,刚好那天下雪……”母亲说着。父亲沉默了,他最知道母亲的心思。父亲一直都很疼爱母亲,他想尽自己最大的能力,让母亲快乐。

母亲的红棉鞋终于做好了,但她一直没穿。她经常把红棉鞋从她的百宝箱里拿出来,把脚洗干净,穿上新买的袜子,再把红棉鞋穿上,笑着在床上走来走去。那情形,和年幼的我一样。我每次有了新衣服或者新鞋子也会像母亲那样,怕弄脏了,舍不得穿。我猜,母亲在等一个节日的到来。

母亲第一次穿上红棉鞋,是那年下第一场雪的时候。她把红棉袄也穿上了,头上还裹着红围巾。那场雪下得很大,尽管父亲一大早就用铁锹铲出一条路,但鹅毛大雪很快又落得很厚。母亲在院子里开心地笑着。她轻轻捧起一把雪,往上一扬,雪缓缓落下,那场景真的很美。可惜那时没有手机,没能留下那美丽的瞬间。

母亲回到屋里,赶紧擦干净鞋上的雪,又在炉火前烤干被雪打湿的鞋面,小心翼翼地吧鞋收起来,换上了旧鞋。

有一次,我趁母亲不在家,偷偷地打开她的百宝箱,把那双红棉鞋拿出来套在脚上。就在我准备下床的时候,母亲回来了,她笑着对我说:“雪儿,你穿不了妈妈的鞋,等你长大了,妈妈会给你做一双更漂亮的红棉鞋。”

那些年,母亲一直努力和父亲把我们的家打理得更好,可是她的身体越来越差。我还没有长大,母亲就病倒了。她瘫痪卧床五年后,永远地离开了我们。

下雪的日子里,我仿佛又看到了母亲的红棉鞋。

生活手记

乡村的冬天

■彭海玲

一年四季,既让我喜爱又让我常常感到无奈的就是冬天。

冬天的风是干燥的,干燥中带着寒冷。风吹在脸上,如刀割一样,让你感到万般不自在。就算穿着厚厚的羽绒服,围着长长的围脖,戴着棉手套,似乎也抵挡不了那刺骨的严寒。

尽管寒冷不讨人喜欢,但是却不代表着漫长的冬天里没有乐趣。

小时候,每到寒冬来临,学校就早早地放了寒假。天寒地冻,人一闲下来,似乎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。作为孩子的心头总觉得不舒服,于是农村的外婆家成了我最爱去的地方。

外婆家有宽敞的小木屋,屋前一方平展展的院坝,院坝被竹篱笆围着,只在东边留下一道木门。外公在院子里种菜、种花、养鱼、养鸡。鲁迅先生小时候有喜欢的百草园,我觉得外婆家的院子就是我童年的快乐园地。

冬天,院子里没有了花朵的影子,但是却多了不怕寒冷的菠菜和白菜。茅棚前的大水缸里,喂养的是外公从小河沟里捉来的鲫鱼。只不过天气冷,它们一直躲在水底不肯游上来。于是,我就用细长柔软的树枝逗它们玩,可无论我怎么摇晃树枝,它们就是不肯理睬。

院前的大柿子树下,有几块宽大而平整的大石头。它们是外公从门前的小河里搬回来的,我常常坐在上面看书。乡村的天空是一块硕大而诱人的蓝宝石,蓝得一尘不染。阳光暖暖地洒下来,几只山雀就停在光秃秃的柿子树梢上。它们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,仿佛正在欢快地讨论着树下的我。

其实,坐在阳光下看书很容易犯困。有一次我正看着书,不知怎么竟倚在树上睡着了。外婆看见了赶紧把我喊醒:

“你怎么在这里睡着啦?快进屋去,别冻着了。”可我一点都不冷,阳光照在我的身上,温暖极了。

傍晚,只要太阳一落,寒冷就会马上袭来,这时我就不得不钻进屋里。屋里烧着一个很大的炉子,外婆用砂锅在炉子上煮黄酒给我们喝。黄酒是外婆自己做的。一到冬天,她会做满满两大缸米酒。等我们去的时候,外婆就把米酒放在砂锅里,再放上红糖和姜一起煮。炉子上的黄酒很快沸腾了,酒香弥漫了整个屋子。

妈妈总是提醒我少喝一点,她说米酒也是有度数的,小孩子喝多了会伤脑子。可我偏不信,我常常趁妈妈不注意的时候偷偷地喝。那米酒酸酸甜甜的,就像饮料一样,我几乎没有喝醉过。

工作后,因为距离的原因,我回家乡探望外婆的次数减少了。此时,气温陡然下降,冬天又来了。然而,想到小时候的经历,我却并不感到寒冷,心底还多了一抹久违了的温暖。



花开诗旅

画爸爸

■孙松铭

昨夜,小新用蜡笔在图画本里画了个笑脸

夜雨打湿了他的梦

梦里,他果真见到了爸爸

一上午,天上便挂出个水洗的虹

就跟梦里爸爸的笑脸一样清晰

那边,是爸爸的右嘴角

正从远方的一座城笑过来

而左嘴角,恰巧扬起在村庄黛色瓦脊的张望里

他打开图画本

虹便落回了画本

天空似乎突然轻了许多

被雁推高,并随风飘远

小新下意识伸出手

他怕爸爸打工的那座城,也会飘远

【风景】

伫立在你飘雪的窗前,暖暖的阳光成为我最真诚的问候。无论是经意的还是不经意的,你都会是我永远的风景。

——丁梅华

【冬日的阳光】

初升的太阳爬上树梢,露出红彤彤的脸蛋,俯瞰着乡村大地。炊烟在院子里升腾,越过院墙,迷了太阳的眼。冬日的阳光温暖,让人陶醉。

——耿庆鲁

微写作

“微写作”栏目短信平台号码为15100868801。倾听您的心声,期待您的短信留言。

【向未来】

生活若有遗憾,让它随风而去;若有美好,就留在心间。给心灵一米阳光,安放温暖;给自己一片天空,快乐生活。好好生活,因为未来可期。

——陈保峰